#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六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吳　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蘇曰柄

稗編卷六十七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二十五 醫

運氣說

王炎

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黄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則其

言雖不盡出於黄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從受矣且夫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隂陽三隂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者地之隂陽生長化収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已居之戊已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已化土而居於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此化氣之敘也地之三隂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

二五行之妙理也蓋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附於戌而在乾己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為坤其時為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絶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敘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遽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

火以名其氣溫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曰行四周而為一紀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朞而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而為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説者知常而不知變

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為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為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略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符五少

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歳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上見厥陰火運上見太陽謂之天刑運水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初少陰少陽次之太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中六位不遷客氣與歳推移子歳太陽之水為初丑歳厥陰之木為初迭相往来而少陽之為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歳巳前司天主之半歳以後在泉主之其略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

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巳反此則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巳反此則相火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而又有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為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為勝其救則為復抑而不伸則為鬱鬱而怒起則為發陵其

所勝則為淫極而必反則為承假如大角之化為啓拆而變為摧拉太徵之化為暄燠而變為炎烈正化之為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為復者然也寒甚而無陽皦是為火鬱熱甚而無淒清是為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為氷雹土鬱而發則為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然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

反者然也然摧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雨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溽鬱也發也溼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况素問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将

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癘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宗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略言之

矣五行之精是為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為休祥有德者名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為疾眚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略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疾病矣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

成周之時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隂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伎之書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伎之流也知有洪範不知有素問儒者何病焉

論五運六氣

沈括後同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

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衆疾亦隨氣運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厥陰用事其氣多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之民皆病濕泄邪至於一邑之間而雨暘有不同者此氣運安在欲無不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若厥陰用事多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

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埃昏流水不氷此之謂淫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螟蝗為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之謂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疾癘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

期在明日衆以謂頻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為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論歲運主氣客氣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為主外至者為客初之氣厥

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叙也故謂之主氣惟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歳天數始於水十一刻乙丑之歳始於二十六刻丙寅歳始於五十一刻丁卯歳始於七十六刻者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歷法求大寒之氣何預歳運又有相火之下水氣乘之土位之下風氣乘之謂之客氣此亦主氣也與六節相須不得為客大率臆計率皆此類凡所謂客者歳半以前天政主之歳半以後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為之主

天地之政為之客逆主之氣為害暴逆客之氣為害徐調其主客無使傷沴此治氣之法也

論六氣六神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惟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惟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曰螣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為腎腎亦二左為太陽水右為少陽相火

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為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為否泰者也故腎為壽命之臟左陽右陰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腎為胎育之臟中央太陰土曰勾陳中央之取象惟人為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於君君之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衛居人之中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其在於

人勾陳之配則脾也勾陳如環環之中則所謂黄庭也黄者中之色庭者宫之虚地也古人以黄庭為脾不然也黄庭有名而無所冲氣之所在也脾不能與也脾主思慮非思之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黄庭則能長生黄庭者以無所守為守惟無所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黄庭在二腎之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黄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黄庭者虚而妙者也强為之名意可到則不得謂之虚豈可求而得之也哉

論脉　　蘇軾後同

蘇子曰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煖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惑主人之言亦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然後診之虛實冷煖先

定于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愈疾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論三焦

龍川志曰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遇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既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

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為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為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為齊州

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於衛州聞高敏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為道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饑群匄相臠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為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

## 辨脈

儲泳

醫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所繫尤重故世子拜醫重之至也切脈之際沉微弦緊之小差投藥之間表裏汗下之小誤則不復有再生之理此世之所通患然亦在所未暇論夫所謂脈者世皆知王叔和之詩訣矣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臟六腑一定之位也醫者於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為心後半指為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輕取重按之間為

五臟六腑之别切脉之法其說有二彼是則此非彼非
則此是部位未定況望其不謬於證邪又有大可疑者
婦人之脉惟以尺脉之常盛常弱與男子為相反而脉
訣謂反此背看切疑其有說也夫男子婦人形體絶異
陰陽殊途也故男生而覆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
轉凡陽氣則自下而上陰氣則自上而下男主施與女
主翕受而男子之命在腎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下女人
之命在乳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上氣形背異脉傳於氣

形之間者也何乃男子之與女人略不少異邪況背看二字殆必有說既言反此又言背看必不止於常弱常强之分而已也及觀褚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自信世未始有以女人之脉背看如褚澄之說者尊生經曰脉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尺寸者命之曰關去寸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為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下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手之尺為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

惟脾為先故右手尺上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為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為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為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為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

尺為心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脉常強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醫褚澄尚主為宋駙馬都尉察脉如神著書十篇曰尊生祕經此其一也

穴論

肺俞三椎下心包絡俞四椎下心俞五椎下鬲俞七椎下血會肝俞九椎下膽俞十椎下脾俞十一椎下腎俞十四椎下大腸俞十六

椎下

小腸俞（十八椎下）膀胱俞（十九椎下）膂脊俞（二十椎下）已上諸穴

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五分

膏肓俞（四椎下近五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肓鬲也心下爲膏）

已上俱膀胱經穴

腰俞（二十一椎下）脊腧（十一椎下）命門（十四椎下督脈穴）

中府巨骨下三寸乳上三肋間動脈應手陷中去中行

六寸肺之募（募猶結募也言經氣聚此）足太陽陰脾脈之會（肺經穴）

巨闕蔽骨下五分曰鳩尾鳩尾下一寸曰巨闕心之募

凡人心下有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所以著脊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是心在膈上也任脈穴

藏會章門直季脇肋端腨臍上二寸兩旁九寸又云肘尖盡處是穴脾之募足少陽厥陰之會肝經穴

期門乳直下一寸半肝之募足厥陰太陽陰之會肝經穴

府會中脘臍上四寸居心蔽骨與臍之中胃之募手太

陽少陽足陽明任脉之會　下脘臍上二寸當胃下口小腸上口水穀於是入焉足太陰任脉之會
水分臍上一寸穴當小腸下口至是而泌别清濁水液入膀胱渣滓入大腸故曰水分
上脘一名胃脘臍上五寸
陰交臍下一寸當膀胱上口三焦之募任脉少陰衝脉之會
石門又名丹田命門臍下二寸三焦募也

關元臍下三寸小腸之募足三陰任脈之會

中極臍下四寸膀胱之募足三陰任脈之會自中脘以下俱任脈穴

大椎手足三陽督脈之會

百會一名三陽五會頂中央旋毛中直兩耳尖北溪陳氏曰略退些子猶天之極星

膻中兩乳間主氣以分布陰陽難經曰氣上焦

氣海臍下一寸半宛宛中男子生氣之海

會陰一名屏翳兩陰間任督衝三脉所起督由會陰而行背任由會陰而行腹衝由氣衝行足少陰

靈臺六節椎下或曰手少陰神門主心矣於督脉何與而六椎節下又屬之心心之所出何多邪曰督為陽脉之都綱猶五藏既有俞在背而督又處太陽之中故太陽有腎俞而督有命門靈臺為心無疑如紫薇垣有天皇大帝矣心中星又為帝星太薇垣又有帝座天市垣又有帝皇蓋心為一身之主如帝王警蹕所至曰行在

所也

神門掌後銳骨端陷中

大杼項後第一椎下去脊中各一寸五分督脉别絡手足太陽少陽之會骨會膀胱經穴

陽陵泉膝下一寸胻外廉陷中筋會膽經穴

陽輔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絶骨端足能健步以髓謂絶骨也諸髓皆屬於腎

内關　掌後腕二寸兩筋間與外關相抵手心主之絡

別走少陽　銅人鍼五分灸三壯　主手中風熱失志
心痛目赤支滿肘攣　實則心暴痛瀉之虛則頭强補
之
合谷一名虎口　手大指次指岐骨間陷中手陽明太陽
脉所過為原虛實皆拔之　銅人鍼三分留六呼灸
三壯　主傷寒大渴脉浮在表發熱惡寒頭痛脊强無
汗寒熱瘧鼻衂不止熱病汗不出目視不明生白翳頭
痛下齒齲耳聾喉痺面腫唇吻不收瘖不能言口噤不

開偏風風疹痂疥偏正頭痛腰脊內引痛小兒單乳鵝

按合谷婦人妊娠可瀉不可補補即墮胎詳見足太

陰脾經三陰交下

曲池　肘外輔骨屈肘兩骨中以手拱胸取之手陽明

大腸脉所入為合土　素註鍼五分留七呼銅人鍼七

分得氣先瀉後補之灸三壯明堂日灸七壯至二百壯

且停十餘日更不止二百　主繞踝風手臂紅腫肘下

中痛偏風半身不遂惡風邪氣泣出喜忘風癮疹喉痺

不能言胸中煩滿臂膊疼痛筋緩捉物不得挽弓不開
屈伸難風痺肘細無力傷寒餘熱不盡皮膚乾燥瘈瘲
癲疾舉體痛痒如蟲嚙皮脫作瘡皮膚痂疥婦人經脉
不通

三里　膝下三寸䯒骨外廉大筋內宛宛中兩筋肉分
開舉足取之極重按之則趺上動脉止矣又云犢鼻三
寸足陽明胃脉所入為合土　素註刺一寸留一呼灸
三壯銅人灸三壯鍼五分明堂鍼八分留十呼瀉七吸

日灸七壯止百壯素註刺一寸千金灸五百壯少亦一
二百壯　主胃中寒心腹脹滿腸鳴臟氣虛憊真氣不
足腹痛食不下大便不通心悶不已卒心痛腹有逆氣
上攻腰痛不得俛仰少陽氣水氣蠱毒鬼擊痃癖四肢
滿膝骬痠痛目不明產婦血暈不省人事　秦承祖云
諸病皆治華佗云主五勞羸瘦七傷虛乏胸中瘀血乳
癰　千金翼云主腹中寒脹滿腸中雷鳴氣上沖胃喘
而不能久立腹痛胸腹中瘀血小腹脹皮腫陰氣不足

小腹堅傷寒熱不已熱病汗不出喜嘔口苦壯熱身反折口噤鼓頷腫痛不可回顧顧而有所見喜悲上下求之口噼乳腫喉痺不能言胃氣不足久泄利食不化脇下支滿不能久立膝痿寒熱中消穀苦飢腹熱身煩狂言乳癰喜噫惡聞食臭狂歌妄笑恐怒大罵霍亂遺尿失氣陽厥淒淒惡寒頭眩小便不利喜噦脚氣 外臺秘要云人年三十已上若不灸三里令人氣上冲目

李東垣曰飲食失節及勞役形質陰火乘於坤土之中

致榖氣榮氣清氣胃氣元氣不得上升滋於六腑之陽氣五陽之氣先絶於外外者天也下流入於坤土陰火之中皆由喜怒悲憂恐為五賊所傷而後胃氣不行勞役飲食不節繼之則元氣乃傷當於胃合三里穴中推而揚之以伸元氣又曰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陰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又曰氣逆霍亂者取三里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又曰胃病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噎不通飲食不下取三里以補之脾胃虛弱感濕成痿

汗大泄妨食三里氣街以三稜鍼出血若汗不減不止者於三里穴下三寸上廉出血禁酒濕麪又曰六淫之邪及上熱下寒筋骨皮肉血脉之病錯取於胃之合三里大危　又曰有人年少氣弱常於三里氣海灸之節次約五七十壯至年老熱厥頭痛雖大寒猶喜風寒痛恶愈煖處見煙火皆灸之過也

委中一名血郄　膕中央約文動脉陷中令人面挺伏地卧取之足太陽膀胱脉所入為合土　素註鍼五分

留七呼銅人鍼七分留三呼瀉七吸甲乙鍼五分灸三
壯素問刺委中大脉令人仆脫也　主膝痛及拇指腰
夾脊沉沉然遺溺腰重不能舉小腹堅滿體風痺髀樞
痛可出血痼瘮皆愈傷寒四肢熱熱病汗不出取其經
血立愈委中者血郄也大風眉髮墮落刺之出血
崑崙　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細脉動應手足太陽膀
胱脉所行為經火　素註鍼五分留十呼銅人鍼三分
灸三壯妊婦刺之落胎　主腰尻脚氣足腨腫不得履

地軌衄膕如結踝如裂頭肩背拘急欬喘滿腰脊內引痛傴僂陰腫痛目眩目痛如脫瘧多汗心痛與背相接婦人字難胞衣不出小兒發癎瘈瘲　東垣曰鍼經云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傾目為之瞑中氣不足溲便為之變腸為之苦鳴下氣不足則為痿厥心悗補足外踝留之

夫陰病在陽者是天外風寒之邪乘中而外入在人之背上腑腧臟腧是人之受天外寒邪亦有二說中於陽

則流於經此病始於外寒終歸外熱故以治風寒之邪治其各臟之俞非止風寒而已六滛濕暑燥火皆五藏所受乃筋骨血脉受邪各有背上五臟腧以除之傷寒一説從仲景中八風者有風論中暑者治在背上小腸俞中濕者治在胃俞中燥者治在大腸俞　此皆六滛客邪有餘之病皆瀉其背之腑俞病久傳變有虚有實各隨病之傳變補瀉不治只治在背腑俞

另有上熱下寒經曰陰病在陽當從陽引陰必須先去

絡脉經隧之血若陰中火旺上騰於天致六陽反不衰而上充者先去五臓之血絡引而下行天氣降下則下寒之病自去矣慎勿獨瀉其太陽此病陽亢乃陰火之邪滋之只去陰火只損脉絡經隧之邪勿悮也陽病在陰者病從陰引陰陽是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又曰飲食失節及勞役形質陰火乘於坤土之中致穀氣營氣清氣胃氣元氣不得上升滋於六腑之陽氣是五陽之氣先絕於外外者天也下流伏於坤土陰火之中

皆先由喜怒悲憂恐五賊所傷而後胃氣不行勞役飲食不節繼之則元氣乃傷當從胃合三里穴中推而揚之以伸元氣故曰從陰引陽若元氣愈不足治在腹上諸腑之募穴若傳在五藏為九竅不通隨各竅之病治其各藏之募穴於腹故曰五臟不平乃六腑元氣閉塞之所生也又曰五臟不和九竅不通皆陽不足陰氣有餘故曰陽不勝其陰凡治腹之募皆為元氣不足從陰引陽不悮也若錯補四末之腧錯瀉四末之餘錯瀉者

差尤甚矣按岐伯所說只取穴於天上天上者人之背上五臟六腑之俞豈有生者乎興言及此寒心切骨若六淫客也及上熱下寒筋骨肉血脈之病錯取穴於胃之合及諸腹之募者必危亦岐伯之言下工豈可不慎哉

## 論單方治病　洪邁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瞻有

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栨視櫱宕根囊皺旋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頼鸕鷀血乏經過飲調瓜子欬逆數數酒服熱雄遍體瘮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硇益食加觴須煎蘆朴强筋健骨酒是䔨鱓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急投硝末心痛速覔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髪墮落者煉生半夏莖取涎塗髪落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雄雌三葉為雄五

葉為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目䁱者正脚有肉
杴者取莨宕根繫裩帶上尿瘥多小便者煎萆薢服之
尿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枯如故
血泛行者擣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絶咳逆
者天雄泡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癮風者側子附子傍生者作
末冷酒服虛泄者擣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硇砂
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煅了酒服神効不飲者并
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蓯蓉并鱓

魚作末以黄精酒圓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黄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蜜圓服顔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隂膠即是甑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知臓腑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産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内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脩製者如香附子兎

絲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本草云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漉乾煖酒漬經一宿漉出暴微白搗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搗之須臾悉盡極易碎蓋以其顆細難施工其說亦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撚紙條數枚寘其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舉投水鉢內候浸漬透徹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搗臼悉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著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

時可作細末

論礬石之毒

讀黄伯思東觀餘論内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静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凡患喜散輙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荆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礬石滿塋又令洛水冬月不氷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

礜石令取此石置甕水中水亦不氷又鸛伏卵以助煖

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

人食礜石死蠶食之而不飢予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

秋暑減食當塗醫湯三益教以服礜石圓已而飲啖日

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衂血斗餘自是數數

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追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

書之以戒夫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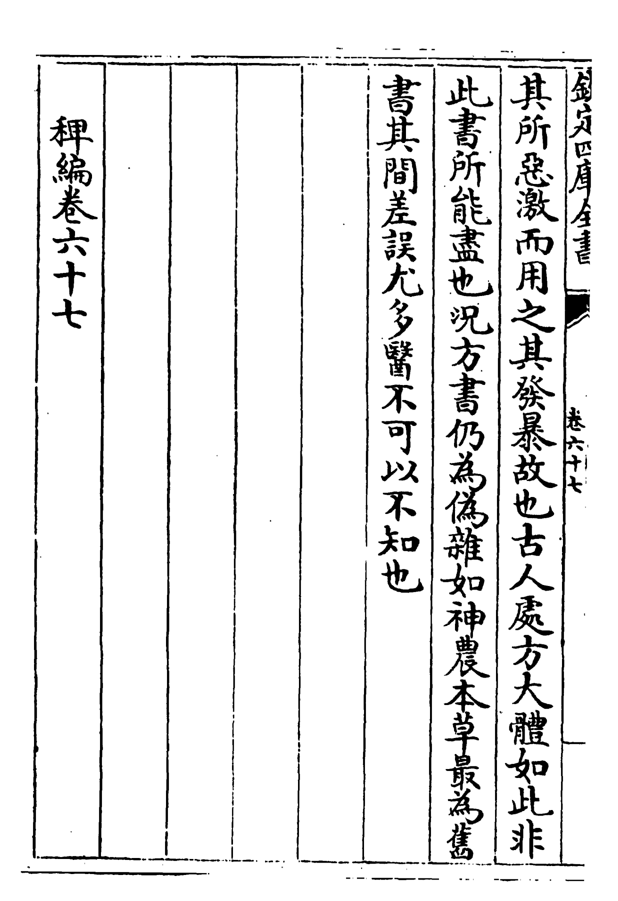
論濟水阿膠　沈括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歴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論藥石之誤

醫之為術茍非得之於心而恃書以為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朮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朮五石諸散用鍾乳為主復用朮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

以問老醫皆莫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溫而體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耳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須焚之勿為蒼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盖以五石散聚




其所恐激而用之其發暴故也古人處方大體如此非此書所能盡也況方書仍為偽雜如神農本草最為舊書其間差誤尤多醫不可以不知也

稗編卷六十七

稗編卷六十八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二十六 道

莊列十論　　李元卓

一莊周夢蝶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為周奚物而為蝶認周以為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孰蝶以為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糺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

幻況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為蝶即蝶為周蘧蘧然而覺為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覽一身而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為事之實以魂交之寐而為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是也一形之開闔一性之往来是也一化為物感然而惡一復為人忻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爾一犯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真人而後有

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為妄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為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為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為是靈源湛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周以卒齊物之意噫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櫟社之木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華胥以夢游帝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

真也何獨於此不然彼致道者疏以通其凝靜以集其虚誠以生其神寂以反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成敗生死真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為寓言

二庖丁解牛即無物之自虚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為實者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心冥物而未嘗見牛

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於無解乎且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為不多疑若敝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者蓋執跡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為能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為可解之牛有刀則能以存有牛則所以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泯浮游乎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大郤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未嘗爭

而同然者自固未甞有而技經肯綮之自宜況大軱乎以是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迹物之逝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甞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踦而踦不知膝在天機自張而各不自知大用無擇而咸其自爾此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

地矣一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歲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刀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圓非新非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煆而堅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為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

而已矣切原莊周之意託庖丁以寓養生之主次養生於齊物逍遥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囿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遥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賓賓然與物靡刃於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内無我者故能逍遥於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夫然體是道而游於萬物之間彼且烏乎礙哉故莊周以是起解牛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三藏舟山於壑澤自物之無而觀之真常湛寂亘古而

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即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游塵可以合太虛秋毫可以約天地寄萬化於不化之有宜使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遯之地夫然而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非故吾雖使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藏舟山於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用所以況造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所以況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方壑

之與澤為有方矣一固無體舟之與山為有體矣夫一隨於動止而游於有方一昧於虛明而囿於有體則一者自此而對矣有盛而衰為之對有新而故為之對有生而死為之對一則無二故獨往獨来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土則湮又況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且有方矣挈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然不物

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化故無常也我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群動而有心者所以安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方且藏之壑澤心之所見自以為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俄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為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繫一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天

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而人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其得一之全故知萬化之未始有極者動無非我則夭老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人形而喜之者其樂可勝計耶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而不知旦宅爾陳人爾與物周流於造化之逆旅爾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四顔回坐忘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

耳身非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
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聦明烏用黙知身無身而萬象皆
吾身則支體烏用墮況於仁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
静語黙無非妙處縱横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為忘也
耶不然厭擾而趨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為忘則聚塊積
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
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
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繫乎

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顔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㝠一性不遷之宗静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照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妄者執以為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為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

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兹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顔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為末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為至巳乎夫即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没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即麤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

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偽乎道無真偽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五季咸相壺子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以告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咸則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

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福禍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刳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子以其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以空虛不毀為體以淵明不測為用子則有出母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則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

應者故每至則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為死生若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歎之以其死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

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冲遂以為不齊焉地文則隂勝陽天壤則陽勝隂太冲則隂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徼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役見為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為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以此季咸所以

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耶相之者其誰耶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壺子之心弔之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恱名之不齊受之而不爭

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為騰而得亦以是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敝敝然以天下為吾患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汝可乎此古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六象罔得玄珠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撓以況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

歸則涉動而旋復以況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湛人偽遂逐大道玄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耶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在近不間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横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遥而

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即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為知迷即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為見礙即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為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

也遺之黄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今而獨露真常大感大靈而咸為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為非而象罔之得為是也故雖黄帝特異之

七莊子遊濠梁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来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形本無形凡森布於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道我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遥

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於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先受之有不能逃遊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為魚之樂乎以是為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周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惟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於魚故其知一至樂無樂魚不知樂其樂真知無知周不期知而知

然莊周以是契之於無物之表蓋將無言惠子嘗交於莫逆之際蓋將無問莊子於此非不能默惠子於此非不能悟以謂非問則周之言無所託非言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袪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為兩者之蔽爾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是安知我而知魚之為樂也耶將我自有其我則魚固非周矣是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耶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周所以請循其本也其本末嘗不知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

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如貧視周如魚
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
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
天和奚獨鯈魚之樂也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
然作秋水之作始之以河伯北海若相矜於小大之域
次之以蟲夔蚿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
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鯈魚之樂以卒其意而至樂
之說因此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其言

矣曰奚樂奚惡

八醉者墜車執物以為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為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耶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足以外死生而忘驚懼況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内開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

驚懼之入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覩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為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眹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

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者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為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讐者

不折鏌鎁又次之以忮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讋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況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況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九古之道術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在有耶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

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耶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睨即其亘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之

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主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于宗神人得之不離于精至人得之不離于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為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為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即之以為道術者非累于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于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

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偏者也惜夫大全裂于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有在於是也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人太多為已太寡而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誒髁無任而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蒙騈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謙下為表以虛空無已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此數子者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或以强聒不捨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

計其衕之在道中猶礨空之在大澤也猶稊米之在太倉也猶小石之在太山猶毫末之在馬體也自其所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一礨與大澤共虛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没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

及大全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堯舜之相授授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仲尼之潛心潛此者也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伊尹之先覺覺此者也莊周之書卒於是篇深包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僻而終以謬悠之説無津涯之辭自列於數子之末深抵其著書之跡以聖天下後世孰謂周蔽於天而為一曲之士

十宋華子病忘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里

則處而非輿華則敎而離根子則又其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湛人偽之深病忘則還性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者是世俗之病非迷罔之疾也故動而開天所以生智慧靜而藏天所以全淵默德有心則作德於物物之知心有眼則役心於物物之見知見立則方寸擾矣本然之忘恬不為迷妄情之息反以為病安知夫古人語致者必貴忘乎夫人相忘於道術真也魚相忘於江湖性也有足則屨非真忘足則屨適矣有腰則帶非真忘腰則

帶適矣隨烟而上下者忘火也操舟若神者忘水也醉者墜而不傷忘車也兀者喪而不見忘足也彼忘者若是其真也華子之病幾其真者歟真則致一矣夫朝取而夕忘一於朝也夕與而朝忘一於夕也在塗而忘行一於塗也在室而忘坐一於室也今不識昔一於今也後不識今一於後也忘取與是忘物也忘行坐是忘所也卒也先後之不識非獨忘也且獨奈何以此而謂之病也耶既以謂之病則宜有受之者忘則又受之者誰

乎不知未嘗問且闔室而毒之毒之弗已又從而卜之不知此非吉凶之所能知也卜之不已又從而禱之不知此非鬼神之所能窺也禱之弗已又從而醫之不知此非陰陽之所能寇也三者無所用其術儒者又躡其後而唱之欲為治之也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自此所也然彼自無疑則卦卜奚占彼自無愆則祈請奚禱彼自無疾則藥術奚攻欲愈其忘試化其心使心有知試變其慮使慮有知露之使知寒餓之使知

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為物耦矣其寒而知求衣其飢而知求食其幽而知求明見非獨而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竅遂開除之一日世間之萬態俱起大怒而黜妻子知其有親于我而責之深也操戈而逐儒生知其有求于我而憾之切也數十年之境頓生須臾之忘安得是故存亡也得失也哀樂也好惡也向也各不知今也營營不已蓋無心則忘有心則恐是八者安知足以累心乎子貢問于孔子而怪之以其溺于博學之

辨也孔子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于坐忘之虛也然

華子病忘非誠忘也方其忘則冥然而忘及其悟也則

怫然而怒是將以擾擾者為妄耶默默者為眞耶特不

知忘時擾擾之境自存悟時默默之妙非遠夫何恐之

有嗚呼心本無心因物則心故心亡為忘智本無智因

知而智故智徹為德徹則不知忘之為忘而忘亦忘矣

古之人貴夫坐忘而遺照

道家雜術　馬端臨後同

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黄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為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静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

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為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為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為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

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説盡鄙淺之庸言黄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説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為世患蠹未為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説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吕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盖愈遠而愈失其真矣又曰朱文公嘗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

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来道家却
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愚嘗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
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清淨清
淨無為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寂滅
蓋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
出乎清淨無為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
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
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髙虛

玄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囑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為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脚跟下竊其緒餘作諸經懴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

蓋佛襲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泝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然此論其蘊奥也今之黃冠釋子俱未甞究竟至此而特以其科教之所謂濟生度死希求福利者行於世而舉世宗之莫敢有異說愚甞論之二教所謂濟拔幽途者俱妄也不足復議至於祈求以希福之說雖達生知命者所不為然以理觀之則道教為優何也蓋人受生於天地禀氣於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實照臨之山川神祇實擁護之則夫疾痛而

呼籲厄難而叩禱首過雪愆祈恩請福而天地明神鑒其懇誠為之悔禍降祥則亦理之所有雖曰道經中所謂天神地祇皆領之國家之祠官為臣庶者不當僭有所祈然子路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事上帝則亦為臣庶而言且古今異宜禮亦因時而以義起古者士惟一廟今士庶莫不祀其高曾古者支子不祭今無有不祀其先者古者有喪不祭今亦不然先儒講論及此固未嘗病其僭瀆而必欲復

古之禮制也則夫臣庶士民之家茍有災厄而為之祈
籲天地醮祭星辰黄冠師者齋明盛服露香叩首達其
誠悃乃古者祝史巫覡薦信鬼神之遺意蓋理之所有
而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至以三清為三炁五方為五
炁九天為九炁雖不能必其有無然其說亦通特不當
指太清為老子蓋務尊其師而反流於僭妄耳釋流見
道家科教之有是說也乃從而效之以其所謂諸佛菩
薩者美其名曰無量壽曰消災熾盛曰救苦救難而以

為所求必得所禱必應且佛氏所謂悲閔衆生而為之導師者不過欲其脱離三業而躋之十地除去無明而納之真如懺悔於既往覺悟於方來以共成佛道耳福禍之司非其任也彼方以空寂為賢則豈復預災祥吉凶之事以色相為妄則豈復歆供養香乳之奉乃盛作莊嚴僕僕亟拜以希福利不亦踈乎然則二氏固互相倣效者也理致之見於經典者釋氏為優道家强欲效之則祇見其膚淺無味祈禱之具於科教者道家為優

釋氏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矣

脩煉三妙音

晁文元公逈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者年之後愈覺清澈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覺性　儲泳

人惟一覺性耳覺之一字可以斷疑情祛邪妄一雜亂

返真常人苟氣宇清明心神虛朗邪昧何從而入惟其昏擾濁亂自生顛倒見解故外邪客氣乘之然外邪客氣即我之顛倒見解而已非外來也由內不自正故曰外邪心無所主故曰客氣當知覺性易昏惟誠以養之則明定以持之則清清明之極道乃可成盡敬事神不若還以事其性天之神也

道德經

晁氏曰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

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予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為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為貴初不滯於一曲也至于成敗生死則以為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

致曲畏辱已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所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為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用此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為有所不敢為則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卒列於百家而不為天下達道歟

老子　葉適

言老子所自出莫著於孔子家語世家曾子問老子列傳盖二戴記孔子從老聃助祭於巷黨云云使佚子死下殤有墓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歎其猶龍遁周藏史至關關令尹喜強之著書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非禮家儒者所傳也以莊周言考之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亦言孔子贊其為龍則是為黄老學者借孔子以重其師之辭也二說皆塗引巷援非有明據然遷謂世之學老子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

子稱指必類乃好惡之實情烏得舉其所詘而亦謂孔子聞之哉且使聃果遒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析於其間而故為巖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耶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為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爾自伏羲以来漸有文字三墳八索今不傳於世大抵多言變化儻慌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臯陶以至周公孔子損削弗稱管

子尚權謀子華子言仁義其人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盖老子之學乃昔人之常至其盡去謬悠不根之談而精於事物之情偽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為書固莫能及也然遷既以為不知所終又以為壽百六十歲又其居自有鄉里又以為有子為魏將傳至漢而所謂教孔子之老聃著書之老子乃不能辯其本事而徒詳於末流則非余所知也

老子註解序

王雱

昔老子當道術之變故書九九篇以明生生之理而末世為學蔽於前世之緒餘亂於諸子之異論智不足以明真偽乃或以聖人之經與楊墨之書比雖有讀者而燭理不深乃復高言矯世去理彌遠今世傳註釋王弼張說兩家經文殊舛互有得失害於理意者不一今輒參對定於至當而以所聞句為之解聖人之言既為難盡而又知之所及辭有不勝覽者以意逆志則吾之所發亦過半矣書成於熙寧三年七月十二日竊嘗論曰

聖人雖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後越宇宙而同時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故其有言如首之有尾外此道者皆邪說也然而道一者言固不同言同者道固不一而世儒徒識其言故以言同者為是不知其道故以道一者為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誠如是則推五行之殊觀四時之變視形度志以參萬物則聖不言吾其知之矣故道歲也聖人時也自堯舜至於孔子禮章樂明寓之以形名度數而精神之運

炳然見於制作之間定尊卑别賢否以臨天下事詳物衆可謂盛矣盖於時有之則秋夏是也夏反而為秋秋則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辨物為德以復性為常其志静其事簡夫秋豈期於反夏乎盖將以成歲而生物也於是時動植之死者過半然豈天命之至果非小智之所及邪秋盖非歲之終也則又有至者焉故四時之變於吾有之則幼壯老死是也傳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其是之謂乎嗚呼學道而不期於死之

說則亦何以學為哉朝聞道夕死可矣則所謂道者貴乎可以生死也誠知道德之誠而遡其所歸則死生之說盡矣故余盡心焉

列子

葉適　高似孫
黃震

葉石林曰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盡言之而不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自周穆王以後始漸縱弛談譎縱橫惟其所欲言蓋慮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理則設為詭辯以激之劉向弗悟遂以為

不似一家之書張湛微知之至於逐事為注則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時佛經到中國者尚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讀老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禪宗自作一種語自與諸經不類亦此意也

高氏子略曰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

耶周之末篇叙墨翟禽猾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竺乾之師聞于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為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恠者不在此也

黄震氏曰列子才頴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𨿽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遺世事其静退似老聃而實不為老聃老聃用隂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為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楊朱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楊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𨿽與劉向校讐之數合實則典午氏渡江後方雜出于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殆未可知今考

辭旨所及疑於佛氏者凡二章其一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而所謂騰而上中天化人之宮者乃稱神游歸於説夢本非指佛也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殆於指佛然孔子決不黜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為聖且謂西方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盖寓言華胥國之類絶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此言果出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

生西域而遂以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冀為佛氏張本耳何相參之有哉且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列子預言西域其說尤更可疑佛本言戒行而後世易之以不必持戒者其說皆陰主列子皆斯言實禍之不有卓識孰能無惑耶

中山公子牟悅趙人公孫龍詭辯而樂正子輿非之至斥以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其論甚正而列子載焉此誕說波流中砥柱也又謂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

行將有隨之廢在身稽在人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又謂嘗觀神農有炎之德稽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不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凡皆異乎列子平日之言為八篇之最粹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為而列子宗之蓋愛身者也然謂舜禹周孔之聖為自苦謂桀紂之縱為自得謂子產屈於公孫朝公孫穆荒淫酒色之辯而謂朝穆真人且力排貴生愛身之為非是又何自背其平日區區

之守耶此為八篇之最舛





稗編卷六十八